

徐 州

漢畫象石

XU ZHOU HAN HUA XIANG SHI



徐州漢畫象石



曼翁

徐州汉画像石

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七二一四工厂制版

南京连环画厂印刷

1985年6月第1版

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,360册

书号：8353·6·034

每册：(平装)13.5元 (精装)16.50元

序

张道一

我国古代的造型艺术，有不少以其独特的风貌和卓异的成就而闻名于世。如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彩陶，商周的青铜器和玉器，春秋战国的金银错、髹漆和帛画，秦代的陶俑；及至汉代，在众多的艺术样式普遍发展的情况下，画像石应运而生。它是当时厚葬之风盛行的一种产物，却为民间艺术家创作才能的发挥开拓了新的领域。它比雕刻铜范、琢洗玉器来得自由，艺术想象的天地包容宽大，也比画在丝帛上易于保存，以致在今天我们能见到许多宏构巨制。这种艺术形式，盛行于东汉（公元二五——二二〇年）。就全国范围来说，在这之前，西汉后期已经出现；在这之后，一直延续到魏晋。画像石流布地区很广，北至陕北、晋西，南至四川，中部以豫南、鲁南、苏北为最多。苏北地区汉画像石的出土，除了徐州及所辖的几个县之外，还有清江、扬州所辖的若干县。

以徐州市为中心出土的汉画像石，清代晚期已引起人们注意，但科学的发掘工作，则是在解放之后进行的。自一九五二年以来，江苏省和徐州市的文物考古工作者，先后在徐州市郊十里铺村、乔家湖、万寨，铜山县茅村、洪楼、苗山、白集、利国、柳新，睢宁县九女墩，邳县燕子埠，沛县栖山，丰县华山等处，发现并清理了许多有画像石的汉代墓葬，并在更广的范围内收集了一些散存的汉画像石，数量达三百余块。这几百块石头，经过民间艺术匠师的镌刻，萌发出了生命的活力；一千七百年前的人物、场景，和人们所想象的祥禽异兽，跃然于我们面前，真可说是蔚为大观了。

（一）

今日徐州，除市区外辖六个县，据鲁、豫、皖、苏四省要冲，向为兵家必争之地。这里是汉高祖刘邦的家乡，两汉时一直为封建王朝所重视，成为刘氏的封国。由于皇亲贵戚所在，一些大地主、大商人也较集中。豪门巨富之家的生活是非常奢侈的。

汉代厚葬之风盛行。桓宽《盐铁论·散不足》：“今生不能致其爱敬，死以奢侈相高；虽无哀戚之心，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，显名立于世，光荣著于俗。故黎民相慕效，至于发屋卖业。”王符《潜夫论·浮侈篇》也说：“今京师贵戚，郡县豪家，生不极养，死乃崇丧。或至刻金镂玉，槨梓梗楠，良田造茔，黄壤致藏，多埋珍宝、偶人、车马，起造大冢，广种松柏，庐舍祠堂，崇侈上潜。”这种风气，也与汉代“举孝廉”——选拔官吏的制度有关。徐州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墓中小型为多，有些不象是豪门贵族，可见当时中小地主的慕效，和以上风气的普遍性。

徐州地区汉画像石具体应用在三个方面：一是用在石椁上。石椁墓的形制与木椁墓相仿，用石板扣合成椁室，椁内放置木棺及随葬品；椁上覆盖条石；画像刻在石椁的两侧板和前后档上。徐州市郊万寨、铜山县范山、沛县栖山等画像石墓，都属这一类型，其年代也较早，具有西汉晚期的特征。

二是用在墓室的建筑上。墓室有砖石混合结构和石结构两种。较小型的分前后二室，较大的分前、中、后三室，有的还附有耳室或回廊。画像石多置于前室、中室的门楣、门柱、横额和四壁上。砖石混合结构墓，以徐州市郊乔家湖汉墓和十里铺汉墓为代表；石结构墓以徐州市郊东甸子汉墓，铜山县周庄汉墓、茅村汉墓、白集汉墓和邳县燕子埠汉墓等为代表。这一方面，是徐州地区出土画像石的大多数，其年代主要为东汉中期、晚期。

三是用在地面的祠堂上。祠堂即“享堂”，是生者祭奠墓中死者的地方。徐州地区发现的祠堂画像石，有铜山县洪楼和白集祠堂，前者为双开间式，后者为单间式。又，在邳县燕子埠画像石墓前发现有刻石，上面雕有瓦当，有说可能是墓垣装饰。

(二)

汉代画像石，就其主要用途来说，是作为墓葬建筑的一部分而发展起来的，如地面上的墓阙、祠堂，地下的墓室，其中刻于门扉、门楣和柱上的，一般为建筑装饰，而刻在较大面积的壁上的，则类似现今的壁画。至于棺槨上的画像，就其雕刻的内容和形式处理看，同在建筑上的雕刻区别不大，都是生者为死者所创造的一个如同人间的“生活环境”。

我们是在一千七百年乃至两千多年之后欣赏和研究这些画像石的。除了它所揭示的当时的社会情况和文物考古上的价值之外，从艺术的角度进行考察，可以有两个方面：

- 一、看原石，它具有雕刻艺术之美；
- 二、看拓片，它具有版画艺术之美。

作为雕刻艺术，它是石刻的一种。但是，汉画像石的特点又与现代雕刻的概念不尽相同。如果说，现代雕刻以立体的“圆雕”为主，即使“浮雕”，也是追求立体的效果，那么，汉画像石则基本上是以平面造型为主的。也就是说，它是在平面的石料上刻线，或者增加一些别的处理手法，如减地、剝纹、凿点等，也有一种雕得较深，把形象的结构边缘处修圆，因而产生有写实意味的立体感，但数量不多。欣赏雕刻，除了看雕刻的内容之外，是看它在艺术处理上的巧妙之处，也包括了对于石料的运用和由石质所产生的美感。在这一点上，汉画像石所具有的那种厚重，粗放，深沉，是古代艺术中所独到的。

将碑石或器物上的凹凸的图文用纸捶拓下来，是我国人民使用已久的一种特殊的印刷方法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即提到“相承传拓之本”；《唐书·百官志》中有专门的“拓书手”之设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将画像石用纸墨捶拓下来的画面，其艺术的趣味已不同于原来的石头，它包含了拓工的损益，后人的再创造，已成为类似版画的藝術。它不仅保留了原石的精神，而且画意更浓，平添了一种金石味。令人感受到的是版画艺术之美。

(三)

汉代画像石的题材内容非常丰富，当然徐州地区所出土者也不例外。它几乎是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，不仅照出了生活和生产的许多方面，也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人的若干思想意识。不论对于考古学、历史学、社会学和美学的研究，都提供了广泛而重要的资料。在我国美术史的发展中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篇章。

历史学家们可以在这里看到，当时的统治阶级是怎样生活的，而劳动者又怎样躬身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；在尊卑、主奴之间，是怎样一种情景。

建筑学家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当时的楼阁、亭台、门阙、门楼、望楼。一排排的房屋，鳞次栉比的建筑群，规划和营造的特点。别致的建筑细部，如斗拱、栏杆、柱础、台基等，都揭示得清清楚楚。

文物工作者可以从这里找到古代名物制度的若干佐证，以及为许多已经消失

了的器物名称找到形实，如辒车，轩车，辘车，篷车；持笏，执盾，持戟，拥彗；建鼓，戏车，六博，便面等等。都会使人们增加知识，了解一个时代的人文风习和物质文化。

在这些石头上，表现了一个人间的现实社会：有浩浩荡荡的车骑出行，主客会见的礼仪，宴会和娱乐的场面，狩猎的情景，农田的耕作，纺织的作坊，以及对饮者，对博者，舞蹈者，奏乐者，比武者……。

在这些石头上，也表现了一个想象的奇异世界：有伏羲和女娲，东王公和西王母，飞舞的羽人，和各种祥禽瑞兽，如龙、凤、麒麟、玉兔、三足乌、九尾狐、天吴、鹓鶵、比翼鸟，以及三珠树、连理木、蕙莆等。

应当指出，所有这一切，都是通过造型艺术的形式，镌刻于石头上的；而每一个形象，每一个构图，又不是孤立存在的。这些丰富的内容，之所以表现在墓葬的地面和地下，其中心意图，不过是围绕着墓主人的铺排，既是为了炫耀墓主人生时的生活，也是为其死后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，包括升入天堂的条件。

徐州地区所出土的汉画像石，原墓以中小型居多，估计墓主人没有显赫的身份和地位，他们的生活虽不至极尽豪华，但一般平民是根本无法比的。那些社会生活的画面，或是他们生时的直接写照，或是故意有所铺展，用来炫耀自己，当然也希望在死后继续过这种生活。其中的“牛耕图”和“纺织图”，反映了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情况，是非常可贵的。但作为墓室石刻画像，显然是为了说明墓主财富的一部分。当时的地主不但拥有大量土地，在家庭中也附设作坊，蓄积人力，从事手工业的商品生产。

汉代崇尚黄老，统治者热心于追求长生不老之术，特别是道教兴起后，揉合了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，创造了一个迷人的神仙世界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神仙者，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。”人们为了能“超脱生死”，便辟谷修养，练道长生，希望在死后升入仙界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因此，在汉画像石中表现神仙和仙境中的祥禽异兽特别多。而有不少想象的动物和植物，又是儒家“谶纬”迷信的瑞应。这种思想意识，贯穿于整个的封建社会。

(四)

汉画像石的艺术成就，就整体来说是很高的。而且各个地区的作品，由于诸种因素，又具有不同的特色。

徐州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，在雕刻方法上有以下几种：

- 一、石料凿平，未经打磨，留着密致的刹纹；沿人物等形象轮廓线铲深一层，再在其上用阴线刻划细部。
- 二、石料凿平，磨光，用线刻出画面。线略分粗细，外轮廓线较粗，内结构线较细，有的加饰小点。
- 三、在磨光的石料上，用线刻出形象，并在外廓周围浅浅地剔去不需要的部分，但不完全剔地。
- 四、在磨光的石料上，用线刻出形象后，将空隙处全部铲深一层。
- 五、形象高出剔地近两厘米，轮廓圆润，画面每部分均呈弧形。

以上五种方法，有的区别不大。其中第一种年代较早；以第四种最为多见，考古工作者称此为“剔地浅浮雕”。

徐州地区出土的画像石有的刻工显得粗糙，构图并不复杂，那类脍炙人口的人物故事描绘也较少。然而，艺术的短长，是需要从多方面比较，作全面考察的。有时候，表面上某一方面之“短”，却又成为另一方面之长。徐州地区汉画像石的“粗”与“简”，何尝不是如此呢。

简单、简陋之“简”，与简炼、简约之“简”，在艺术上是有区别的。前者是艺术修养不高和技巧不谙熟的表现，而后者则是删繁就简，炉火纯青，标志着艺术进入了更高的境界。徐州汉画像石虽然有不少属于前者，但达到后者地步的也很多。因为要简，必然着眼于“炼”，既炼出形象，也炼出构图。其造型往往夸饰变化，写意传神；其结构往往意匠别裁，巧于务新。想象力和表现力的充分发挥，所追求的形象并不以写实逼真为满足，而是以形写神，着力刻画物象的神情、神意。在徐州汉画像石的画面中，有几个表演长袖舞的伎人，不象一般人着眼于她的细腰和姿态，而是从“袖”上考虑，在正面的形象中，两袖伸展，扭成两个对称的旋子，显得非常生动。有一组表现几个大力士的，个个动态有神，特别是那个倒拔柳树的英雄，令人想起了梁山好汉鲁智深的形象。相距近千年，真是无独有偶，足见民族心理之所然。动物的造型，尤其生动。不论飞禽走兽，都能控制其动势和力度，在形态上并具有一种韵律之美。在构图的处理上，如建筑物的组合，有的层叠鳞次，显得深远壮观；有的左右对称，感到庄重大方。又如百戏图和群兽图，穿插交错，排列匀称，而又左呼右应，配置得恰到好处。汉代组织画面，常用分割叠层的手法，将几组不同的人物、场景分格处理；或是不明显的进行区划，将不同的内容组合在一起，而出现若干个中心点。有一块画像石，画面竖分四格，骤看并不显眼，但仔细看那情节，却是别有意趣：第一格刻一人对三人言谈，似是邀请；第二格四人同行；第三格点题，原来是去看比武，刻武士们手执兵器，正斗得难解难分；第四格刻四人分手告别，如同小小的连环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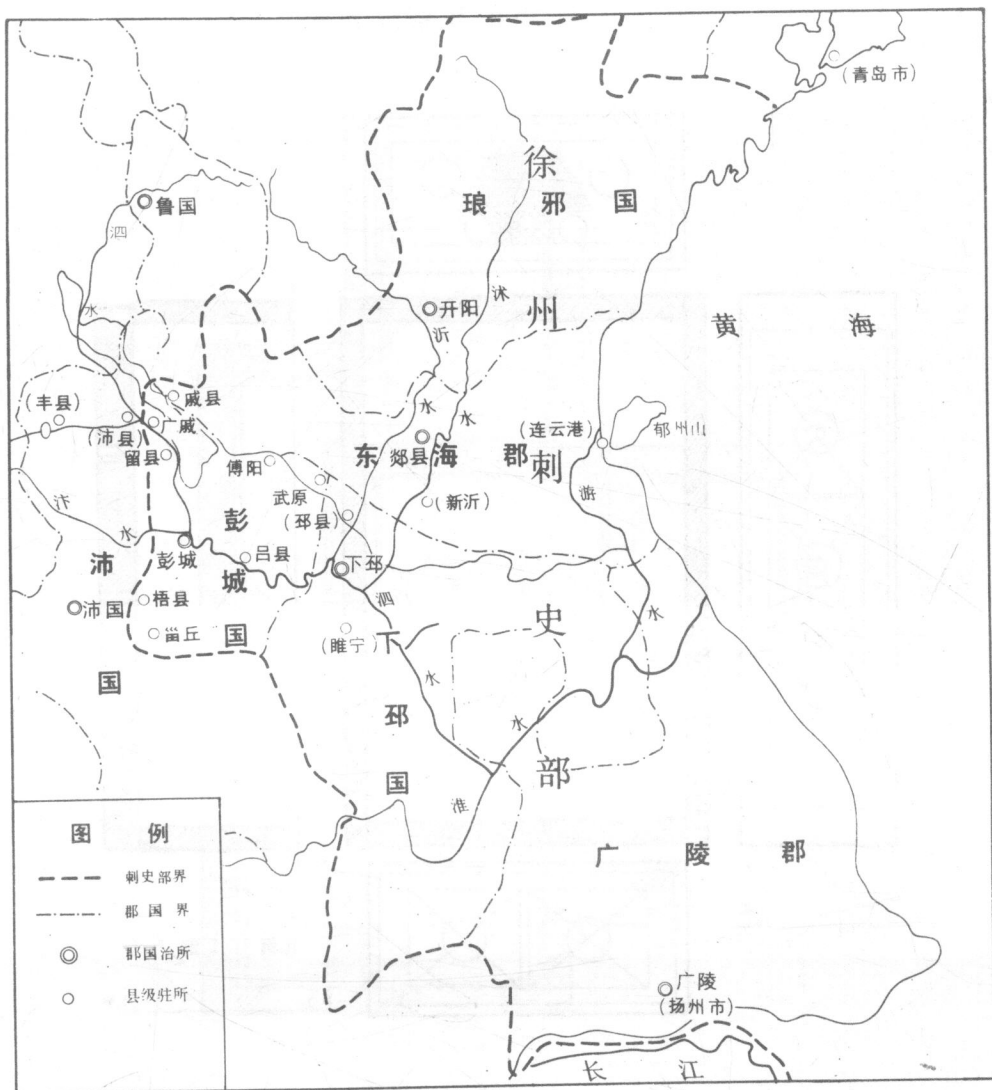
再说画像石之“粗”。石质粗，刻工粗，当然不会出现精细的画面，对于建筑来说，未免不是缺点，但我们欣赏的是拓片，经纸墨摹拓之后，那跃然于纸上的黑色画面，其斑剥的效果，却出现了一种难以预料的意趣，是任何人工都不易模拟的。所谓“大巧若拙”，刀斧痕的或藏或露，并非衡量艺术高下的主要标准，但若露得恰当，反而增加画面的气势，产生特有的韵味。徐州地区的汉画像石拓片，确实能给人以这种美感。

艺术的局限与无限，是创作过程中所时时存在着的一对矛盾。工具和材料的制约性越强，艺术的适应性便越大，从而出现形式特点；而一旦突破了这种束缚，就会更大程度的升华。只要看看画像石中那些类似单个词汇的形象，即使没有连接词的通串，也能使人懂得：平石板上刻一个“铺首衔环”便是门；人物旁边刻一只虎便是在宫殿或室内；如果换一只飞鸟，说明是在野外。就象古希腊人画一只燕子，象征春天来了一样，我们的民族戏曲，不是至今还在舞台上使用这种“代数”吗。如果我们从这些画像石中深入探讨，从它的立意到形式处理，便不难找到非常具体的艺术传统之所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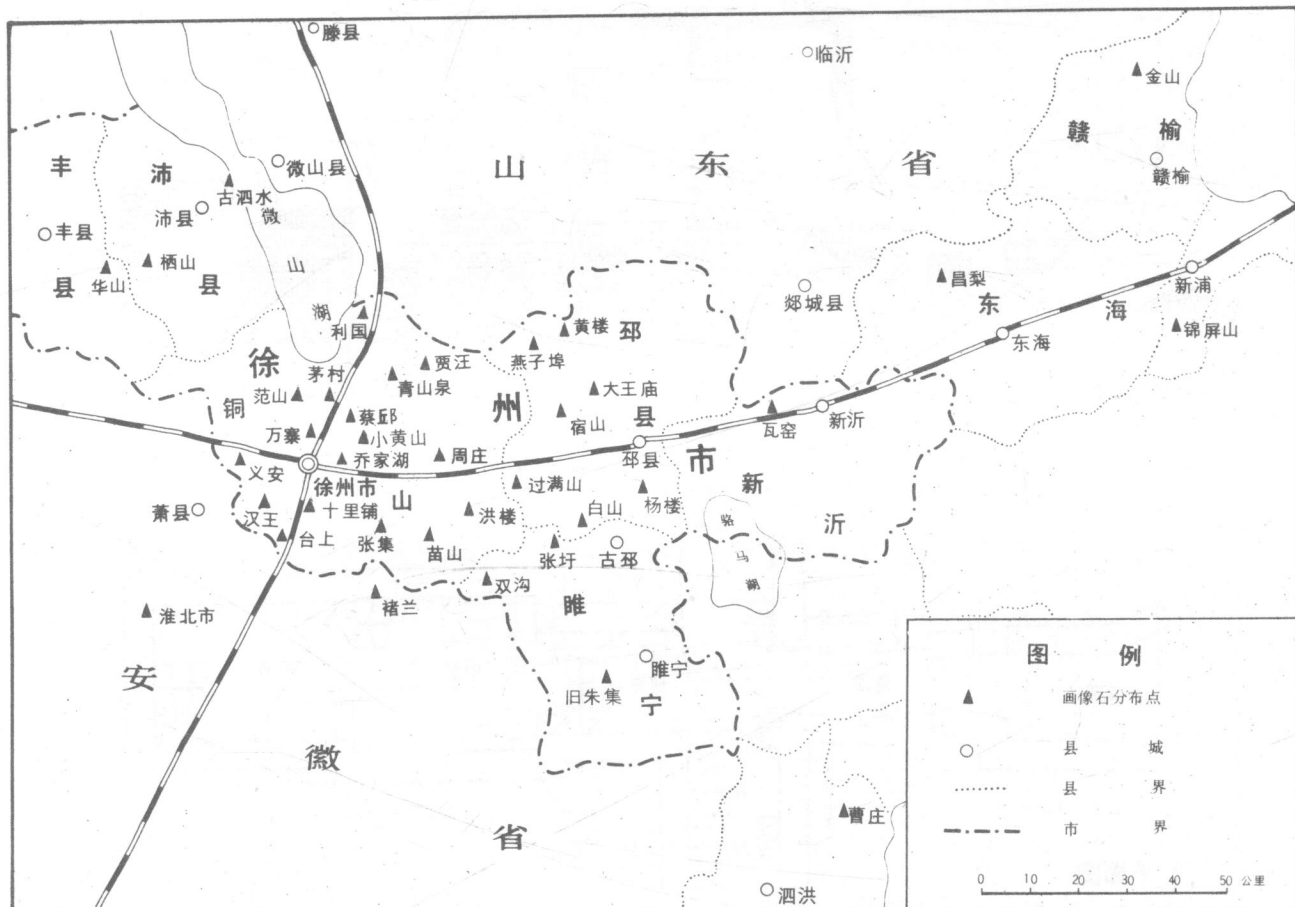
《徐州汉画像石》的出版，记录了文物考古工作者长期辛勤劳动的成果，也为各方学者提供了一份翔实的研究资料，同时对美术工作者的创作，也是有很大借鉴作用的。

一九八五年二月六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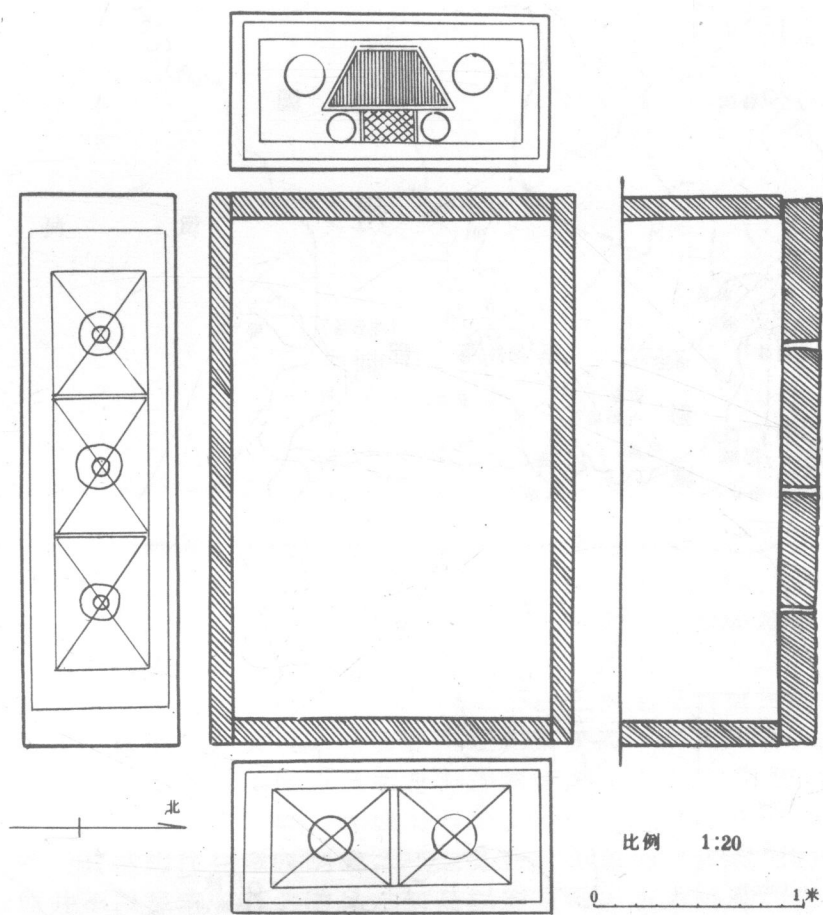
东汉徐州刺史部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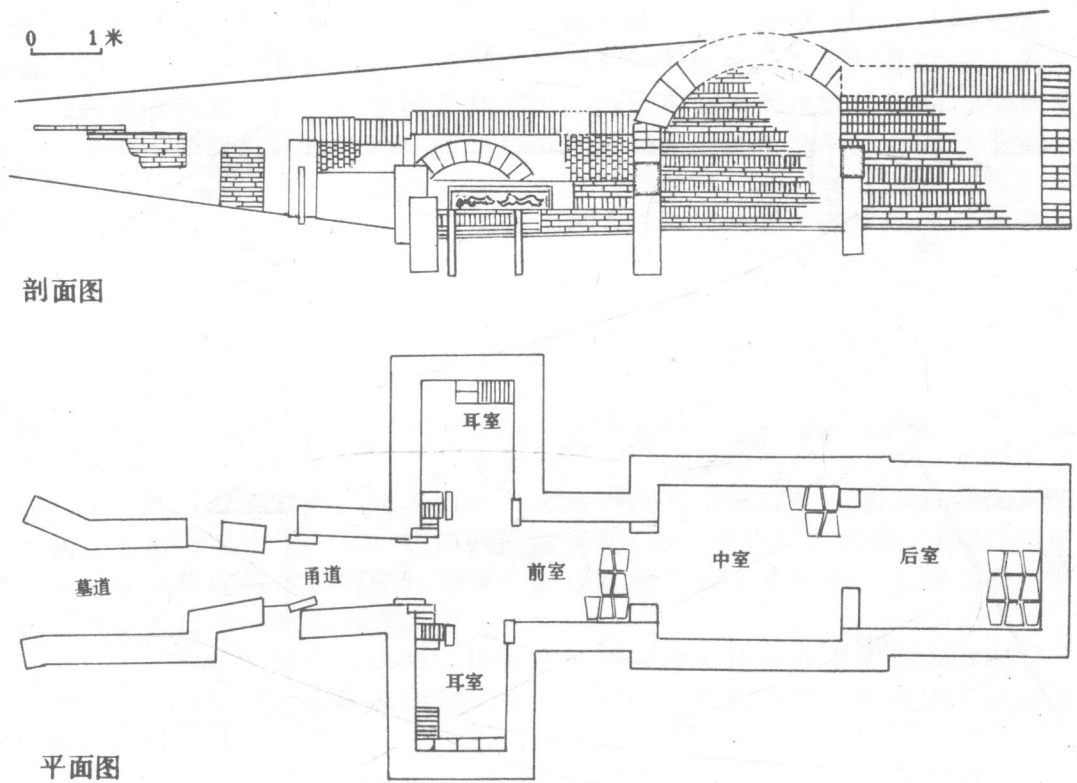
徐州汉画像石分布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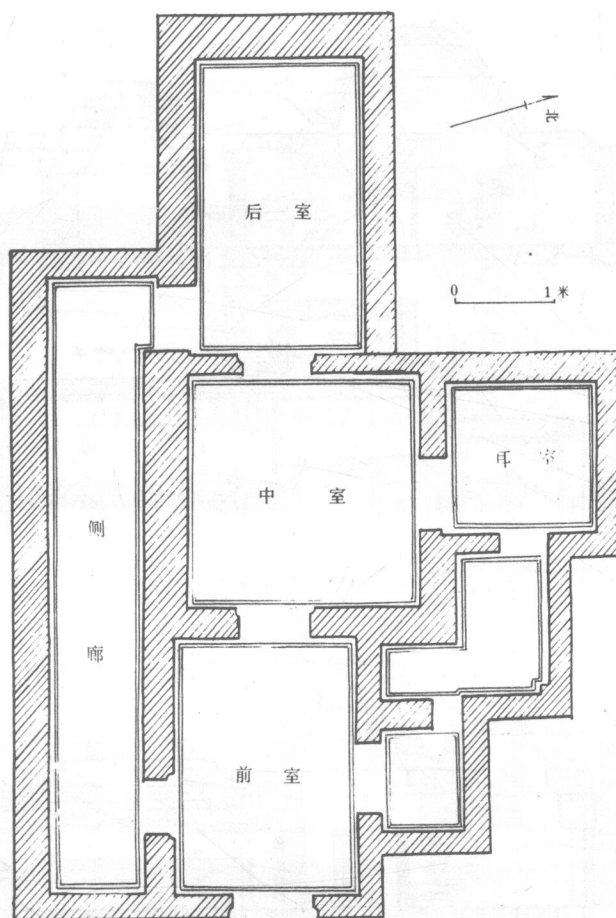
附图1 徐州市万寨汉墓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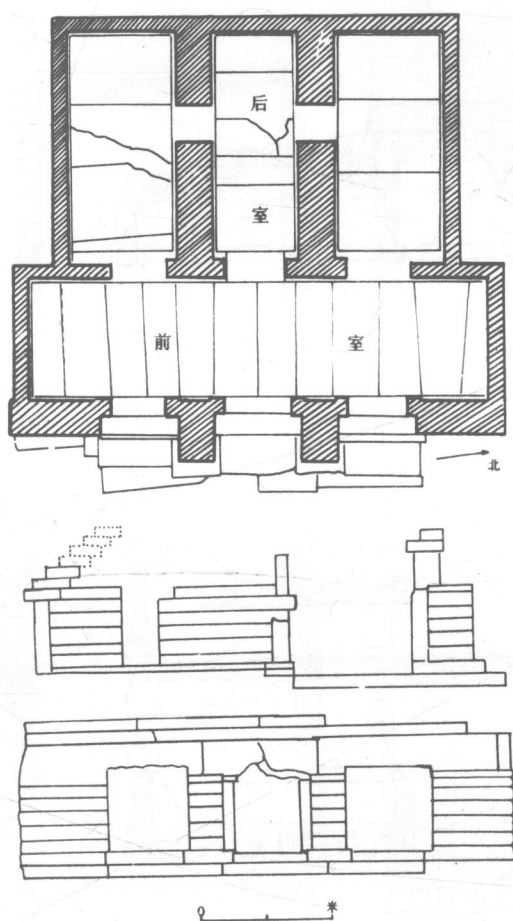
附图2 徐州市十里铺汉墓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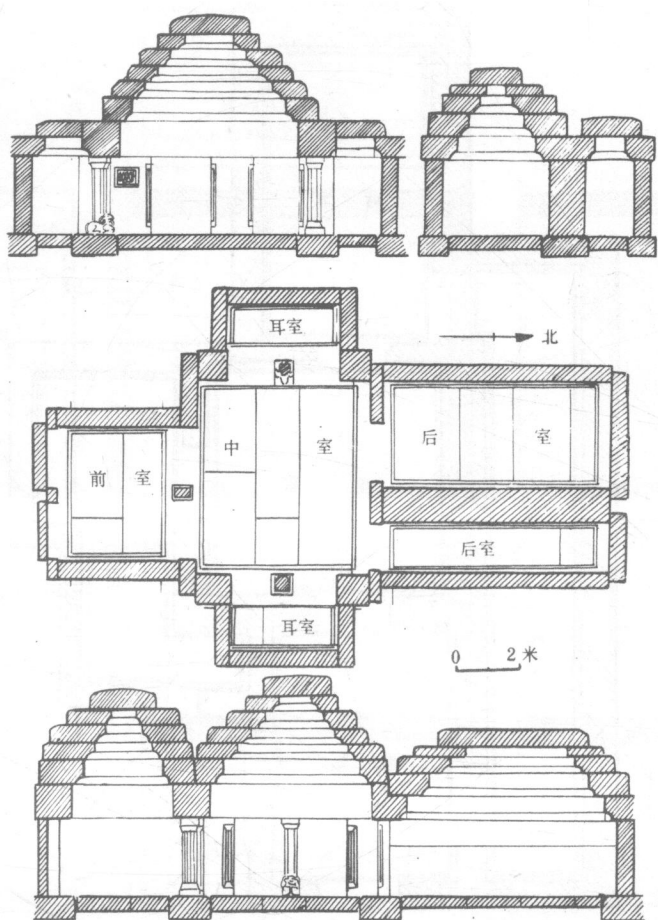
附图3 铜山县茅村汉墓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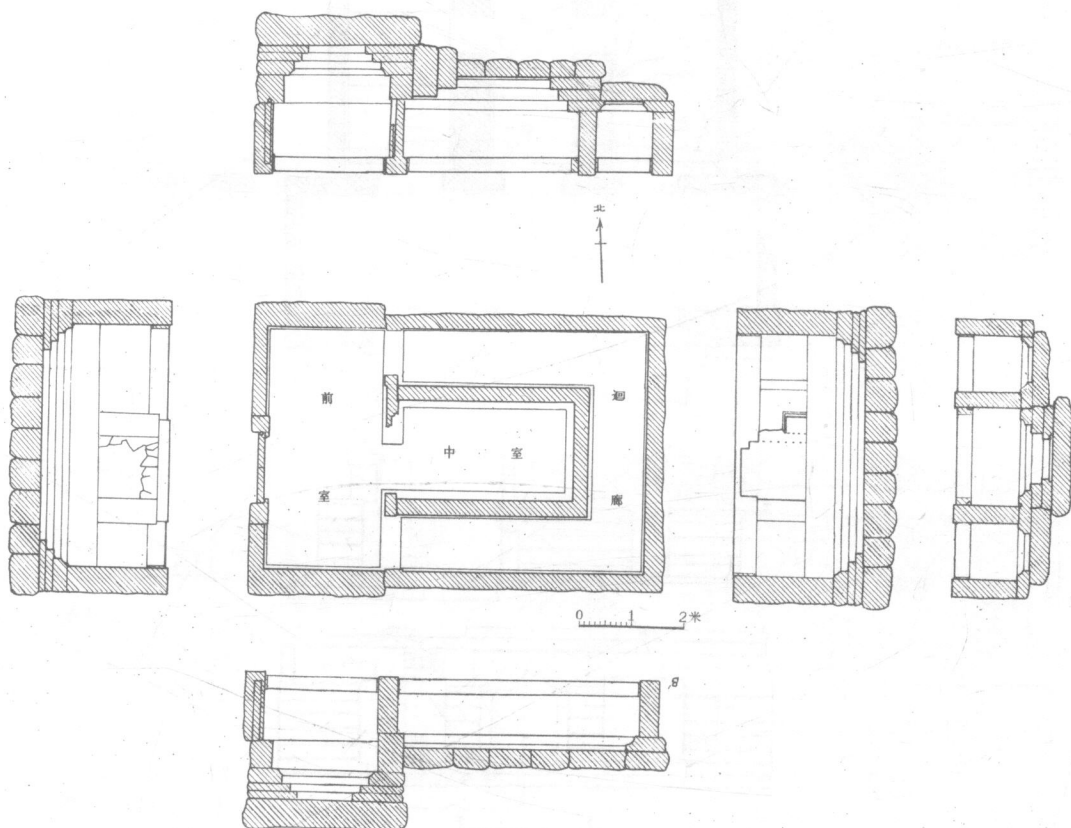
附图4 铜山县洪楼汉墓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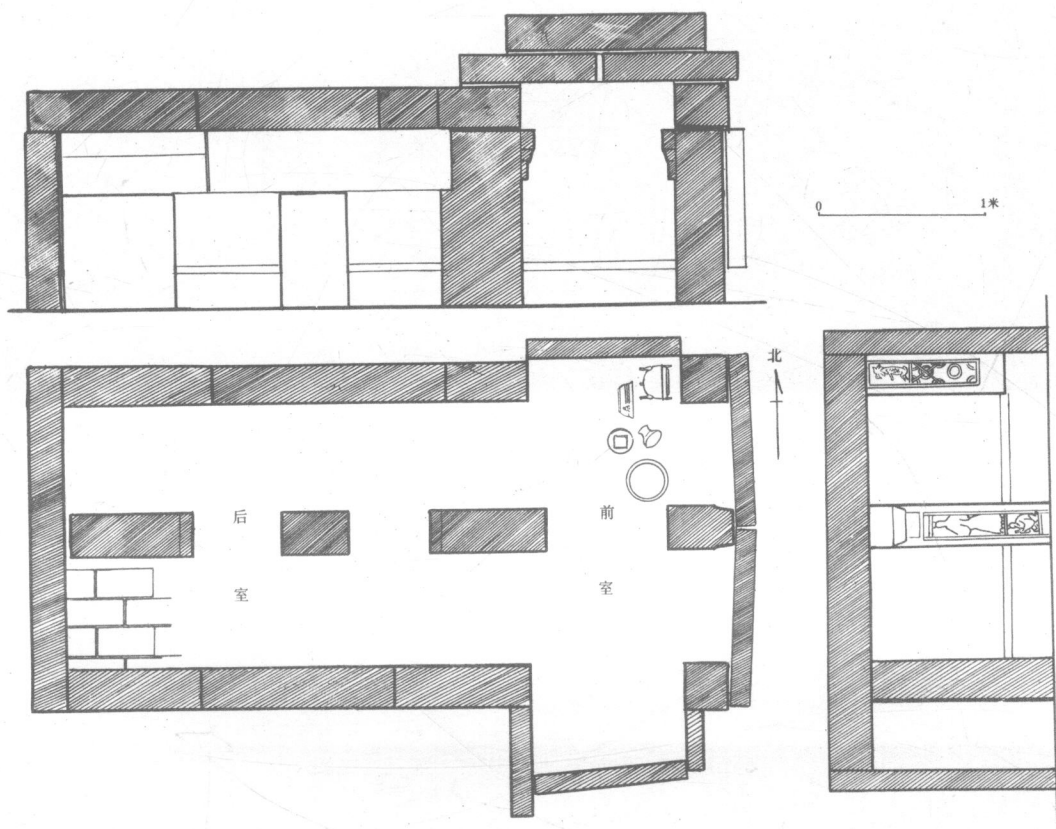
附图5 铜山县白集汉墓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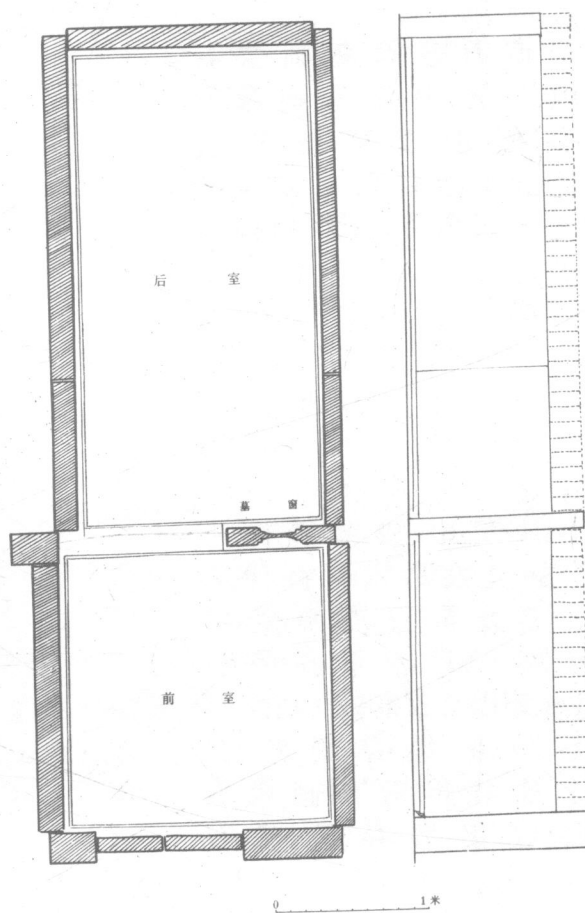
附图6 邳县燕子埠汉墓图



附图7 新沂县瓦窑汉墓图



附图8 徐州市东甸子汉墓图



图版说明

徐州市万寨汉墓画像石

万寨墓位于徐州市北约十公里处，一九八〇年清理。该墓为石槨墓，由四块条石扣成。画像刻在石槨板的壁上，主要系几何形图案，图案较简。从墓葬形制、墓中随葬品和画像风格看，其年代为西汉晚期（附图1）。

图1：拓片 156×74厘米 槨室足档

画面由两个“十字穿环”图案组成，石面满镌阴线竖道凿纹。这种“十字穿环”的图案，常见于两汉墓葬装饰，从“二龙穿壁”的图案看，可能与当时的葬礼有关，也有的称作“十字穿壁”或“穿壁”图案。以壁礼天，是与升天的观念相联系的。

图2：拓片 264×74厘米 槨室边档

画面由三个“十字穿环”图案组成。

图3：拓片 156×74厘米 槨室头档

画面正中刻一房屋，屋面刻竖线，屋门刻交叉的斜线。在屋顶左右各有一大圆圈。屋门左右各有一小圆圈。

铜山县范山汉墓画像石

范山墓位于徐州市西北约十七公里处，一九七九年清理。该墓为石槨墓，结构与万寨墓相同，四壁皆有图案。墓中出有“大泉五十”钱币，该墓当为王莽时期。

图4：原石照片 310×90厘米 槨室边档

画面正中刻一重檐房屋，屋门两旁刻小的“十字穿环”；房屋左右分格，刻“穿壁”纹和树形纹。石面满镌横线和斜线，边饰为菱格纹。

沛县栖山汉墓画像石

栖山位于徐州市西北方向。该墓于一九七七年清理。墓葬形制为石槨墓，由两个棺室、一个边箱组成。中棺室四壁都刻有画像，边棺头档、足档也刻有画像。共有画像石四块，画面十幅，均为阴线刻。据墓葬形制、出土器物 and 画像风格看，该墓年代为东汉初期。

图5：拓片 80×80厘米 边棺头档

画面正中刻一铺首衔环，环下有绶带；环之左右有二门吏佩剑躬立，以此表示大门。

图6：拓片 80×80厘米 边棺足档

画面正中刻一重檐门阙，阙中斜置二戈；两旁有二门吏执棒相对躬立；阙前一人，似捧盾作迎候状。阙上方表示野外，有二犬逐一兔，前后有二人

执网毕捕捉。

图7：拓片 80×80厘米 中棺足档

画面外以边饰，中间方形内分三竖格；左右两格内各刻一树，有鸟立于树梢。

图8：为图7的另一面 拓片

画面正中刻一动物，似虎形；外以边饰。

图9：拓片 80×80厘米 中棺头档

画面外以边饰，中间方形内作十字形双线分割，间为四格，上面左右二格内刻铺首衔环；下左格内刻二持剑者，下右格内刻一人相马。

图10：为图9的另一面 拓片

画面外以边饰，中间方形内作十字形双线分割，间为四格，中心饰以璧形。上面左右二格内刻铺首衔环；下左格内刻二持剑者，下右格内刻一马在食草。

图11：拓片 265×80厘米 中棺右侧内壁

画面内容自左而右分为三组。第一组刻“西王母”的故事：楼分两层，西王母头上戴胜（一种首饰），在楼上凭几而坐；楼下有一大鸟，口衔食物；楼外有二神人捣药，上方有三足鸟和九尾狐，皆口衔食物向楼而来；下刻人首蛇身、马首人身、鸟首人身和一持剑的长者，正在拱揖向西王母朝拜。西王母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神话人物。《山海经·西次三经》：“西王母其状如人，豹尾虎齿，善啸，蓬发戴胜，是司天之历及五残。”又《山海经·海内北经》：“西王母梯几而戴胜，其南有三青鸟，为西王母取食。”在《穆天子传》中，西王母则是一个雍容平和的妇人，并且自称“我惟帝女”。汉画中常见西王母的故事，有的还为她塑造了一个配偶“东王公”。三青鸟、九尾狐以及玉兔、神人等，都是围绕西王母，为之取食、捣药（长生不老之药）的。因为她是天帝的专司病疫之神，所以也管长生不老之药。

第二组，刻一树，树上有鸟；树下一人张弓欲射，另一人在旁观。

第三组，刻一大鼓（建鼓），上饰羽葆，羽葆上站着三只鹤，所谓“取其声扬而远闻”；有播鼓者，旁边还有比武者和斗鸡的场面。

图12：拓片 265×80厘米 中棺右侧外壁

画面中心刻一动物，似虎形；左右两侧刻对称的树，树上站着鸟，并自然形成界格；两边的方格内各刻玉璧一只。

图13：拓片 265×80厘米 中棺左侧内壁

画面表现的是贵族的生活。左侧刻一楼阁，楼上有二人正在对博（即“六博”，所谓“击博楼上”），

楼下有侍者、执笏者；楼的右边是门阙，阙外有二佩剑持笏者躬立，作迎候状；远处有二辎车驰来，车后还有侍从跟随。在车的上方有两组人物，一组是乐舞，一组是庖厨，好像宴会即将举行。

图14: 拓片 265×80厘米 中棺左侧外壁

画面分割与图12同。中间刻狩猎场面，有骑马者、拉弓者、执网毕者；鸟飞兽驰，猎犬追逐；有一人正在执器击兽，很是生动。右下方有一马拉着辎车，轻缓而至。

徐州市十里铺汉墓画像石

十里铺汉墓位于徐州市南约五公里处，一九六四年清理。有前、中、后三室，前室两旁有侧室，为砖石结构。墓壁、券顶用砖，门扉、横额、立柱用石，石上大都刻有图形。（附图2参见《考古》1966年第2期《江苏徐州十里铺汉画像石墓》）

图15: 拓片 39×67厘米 门扉

中心刻铺首衔环，外框三边饰以连弧纹。

图16: 拓片 95×50厘米 墓外发现

刻一木构建筑，上有斗拱；中间坐一妇人，头戴首饰，旁有侍从；室外有一人似男性，正与妇人对话。房顶上有两只猴子，作对称状。

图17: 拓片 143×35厘米 前室横额背面

画面横列树三株，可能就是神话传说中的“三珠树”。《山海经·海外南经》：“三株（珠）树，在厌火北，生赤水上，其为树如柏，叶皆为珠。”观其图形，每条枝头圆润如珠，而树有三株，正寓其意。又传“黄帝游乎赤水之北，遗其玄珠”（《庄子·天地》）。树既神异，地也神秘；除树上有鸟、有猴之外，树间还有翼兽。

图18: 拓片 162×43厘米 中室横额正面

刻“双龙穿壁”图。两条龙，穿壁而交缠在一起。壁有三，与龙身作连续状，并点缀以飞鸟等。《周礼》虽有“交龙为旗”的记载，并且作为诸侯的标志，但无“穿壁”之说，况且与丧葬不符。这种取材和结构，可能与葬仪有关，用以寓龙能升天，壁以礼天，灵魂也就顺利进入天界了。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可证。

图19: 拓片 249×42厘米

刻“双龙穿壁”。壁有五，交缠而连续之。

图20: 拓片 160×35厘米

刻“双龙穿壁”。壁有三，龙头朝下；交龙两旁有鸟兽。

图21: 拓片 105×37厘米 前室横额正面

右边坐者，下有荐，上有盖，旁有鼎；一手持匕首高举，象是在指示号令；座前有一人伏地而跪。左边一武士手持兵器，前有一人落荒而走。中间陈列着一个人的头盔、环首刀和衣衫。两组画面似有联系，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。

图22: 拓片 甬道横额背面

画面不全。残存部分，有一只长着羽翼的玉兔在捣药，上面有飞鸟和云气。一般是刻在西王母周围的。

图23: 拓片 甬道横额正面

画面不全。形象完整者，有一个武士打扮的人，头上饰着羽毛，双手交握，两袖纵起，好象很紧张。

图24: 拓片 160×35厘米 西侧室横额

画面主体是一龙一虎相对，中间有一回首的小兽；下边有云，有树，有鸟。

图25: 拓片 232×42厘米 中室横额背面

画面所表现的，是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祥禽瑞兽，其中有凤凰、比翼鸟、九头兽、比肩兽和三珠树、羽人、飞人等。九头兽即“开明兽”。《山海经·海内西经》：“开明兽，身大类虎而九首，皆人面，东向立昆仑上。开明西有凤皇、鸾鸟……”。凤凰长尾大冠。《山海经·南山经》：“有鸟焉，其状如鸡，五采而文，名曰凤皇。首文曰德，翼文曰义，背文曰礼，膺文曰仁，腹文曰信。是鸟也，饮食自然，自歌自舞，见则天下安宁。”

图26: 拓片 320×47厘米 后室横额

祥禽瑞兽，有龙、三头鸟、翼兽、交颈兽等。汉画中龙的形象，不象以后之屈曲飞腾者，有不少似犬似马，只是拉长了颈部，头部作了夸张。画面中的三头鸟全身作正面处理，三个头一头向前，两头分左右。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：“有鸟焉，其状如鸟，三首六尾而善笑，名曰鵽鵽；服之使人不厌，又可以御凶。”

图27: 拓片 63×120厘米 后室支柱

画分两层。上层为室，内中有二人对饮。下层为阙，双阙重檐；阙前有二卫士持戟肃立；双阙间竖有“门闾”，即挡车马的一种木石障碍物。

图28: 拓片 25×110厘米 后室支柱正面

图分两格。左为“伏羲”捧日，右为菱形纹。《文选·鲁灵光殿赋》：“伏羲鳞身，女娲蛇躯。”在汉画中，伏羲多与女娲对应刻出。伏羲捧着太阳，女娲捧着月亮，两人都是“人首蛇身”，有的作交缠状。在古代神话中，他们是人类的始祖。

徐州市东甸子汉墓画像石

东甸子汉墓位于徐州市东郊，一九七九年清理。该墓为石室墓，分前、后二室，墓顶由楔形砖构成（附图8）。

图29：拓片 188×75厘米

这是一幅鸟兽群舞的图画，极富动态之美。下边的对鸟，有的引颈亲昵，有的低头啄食，都很生动有趣。

图30：拓片 173×86厘米

石残，画面不全。左上方刻四人，有二人正在对话。下方刻车骑。

图31：拓片 104×72厘米

画分两层。上层刻一窗，窗有窗棂；下层刻一室，内中有二人对博。

徐州市利国汉墓画像石

利国汉墓位于徐州市北约四十公里处，一九六四年清理。有前、中、后三室，刻画者共二十七石。（参见《考古》1964年10期《江苏徐州铜山五座汉墓清理简报》）

图32：拓片 85×90厘米 西侧室西壁

画面主体为对称式楼房，楼上三间各有两人对坐；楼下左右为马，中间当为驭者。楼顶上有一对凤凰，分列两边，作回顾状。

图33：拓片 92×92厘米 东侧室东壁

画面采用侧面展现方法雕刻，左为宅前，右为屋后，主体为进深三间的楼房，由左而右，分二层和三层，屋前有阙，有鸟立于屋脊。楼中各间内都有人物活动，有的并坐，有的对谈，有的对饮；下层各间，有的置灶烹饪，有的则置酒坛之类的器物。

图34：拓片 88×92厘米 东侧室南壁

画面外围作连弧纹，中分二层，上层刻二人面相，中间有一高大的壶形物；下层刻车马、云气，后随一人。

图35：拓片 92×96厘米 西侧室南壁

画面外围作连弧纹，中分二层，上层刻有门阙、房屋，屋中有二人并坐；下层刻车马，前后都有人照应。

图36：拓片 85×90厘米 中室南壁

画面外围作连弧纹，中分二层，上层刻凤鸟两只，长尾大冠，健步向前，为首者曲颈向后回顾；下层中间刻一大铺首，衔半环，右有持戟的卫士，左有执长柄戟的门卒。

图37：拓片 80×100厘米 中室北壁

这是一幅杂技图。画面中心立建鼓，上饰羽葆，鼓旁有二人持桴（鼓槌）抡臂击鼓；两边四人正在作爬竿倒立的表演。杂技艺术在我国历史很早，汉画中常有这类题材，是当时现实生活的描绘。

图38：拓片 190×16厘米

画面左边有二鸟相对，中有一人起舞，这是汉画中常见的一种仙境生活；右边的人物中，有一人打坐，正接受另一人的礼拜。

图39：拓片 220×38厘米 中室横额

画面横列十三人，最右者执戟，左起第四人身著异服，头饰特大，左右人众都微微侧身向他，显然是画面中的主要人物。

图40：拓片 170×50厘米

中心刻一铺首衔环，环露一半；左右饰菱形纹和锯齿纹，外边围以连弧纹。

图41：拓片 160×48厘米

画面左刻两铺首，衔半环；右刻一双头兽。双头兽“前后有头，常以一头食，一头行。”见《太平御览》。

图42：拓片 105×45厘米

此为一对门扉之一扇，外以连弧纹为饰，中刻一铺首衔半环。

图43：拓片 139×72厘米

原为石床榻一类器物，此为正面和侧面的拓片。正面朝上刻纹作覆斗结构，中间饰以菱形纹和锯齿纹；下侧面两端为菱形纹，中间饰以四瓣花形。

图44：拓片 99×27厘米

四匹变形的兽。每匹兽的身躯和脖颈拉长，弯成半圆形；四匹并列，组成一条波线形的近似连续纹。

图45：拓片 85×43厘米

画面竖分两格。左格刻伏羲女娲像，人身蛇尾，蟠曲相交；右格刻菱形纹。

图46：拓片 92×27厘米

画面中部刻一正面的鸟，形似鸢；上部刻一侧面的鸟；下部刻一怪兽，头部特大，人面，长耳，尖顶，有可能是后来“魁头”的滥觞，但是，仍能看出有两条腿附在腮的旁边。

图47：拓片 63×31厘米

画面比较干净、特殊。左下方刻一人形，右上方刻一人首蛇尾者，当是伏羲的形象。

图48：拓片 93×26厘米

上部刻三匹兽，身段弯曲，从头部造型看似龙；

下部刻三只凤，特别是下边的一只，长尾大冠，均分为三枝，另有一鸟头，从左下边线处伸进来。

图49: 拓片 103×33厘米

画面中间刻三兽，动态各异，上下刻鸟，仅露出半身，左边是菱形纹。

图50: 拓片 92×27厘米

几只小鸟，似鸠似鸽，展翅飞翔。汉代人喜爱以鸠为饰。八十岁以上的老人礼授鸠杖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：“鸠者，不噎之鸟也，欲老人不噎。”又，古人有“鸠呼妇”之说，以为“天欲雨，鸠逐妇；既雨，鸠呼妇”（《埤雅》）。

铜山县茅村汉墓画像石

茅村汉墓位于徐州市北茅村乡内，一九五二年清理。早年被盗，墓中已无随葬品遗存，但墓室尚完整。墓全用青石砌成，有前、中、后三室，南侧有一廊，北侧有四个小侧室。画像石刻在前室、中室壁上。前室北壁有“熹平四年四月十三□己酉”题记。此墓经整修，就地保存，现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。（附图3）（参见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3年1期）。

图51: 拓片 105×78厘米 中室北壁

画面以建筑为中心，室内前层二人对饮，有一人双臂挥动，好象正在谈论什么，后层有三人，头上有髻，应为女性。室外两旁有二侍从，屋顶上群鸟飞舞，中心是一对交颈者。外围两边栏以几何形图案。

图52: 拓片 101×67厘米 中室西壁

室内二人相对饮宴，侍从恭候于外；屋脊上有两只猴子在攀援。其上雕有鲤鱼和水鸟表示祥瑞降临的意思。

图53: 拓片 102×44 前室西壁下门北

上有二兽，一为虎，另一就其长颈和头部造型看，似龙；下有一人执盾作躬身状，系迎客的门吏。

图54: 拓片 270×55厘米 中室东壁

刻画了十一只走兽的动态。

图55: 拓片 298×26厘米 前室南壁

画面由两部组成，右一组刻鸟一行，似雁。古人以雁为贻，即初见时的见面礼。左一组刻四人，中一人前扬左手，似在说话，另三人拱手胸前作聆听状。

图56: 拓片 240×56厘米 前室北壁

画面中刻引颈相对的双凤，踏节而舞的朱鸟，羽人和翼兽，九头兽，驭象者和骑驼者。朱鸟或称“朱雀”，是南方七宿的总称。《书·尧典》：“日中

星鸟”。《传》：“鸟，南方朱鸟七宿。”羽人是传说中的神人。翼兽可能即是早期的麒麟形象。《说文》段注：麒麟“状如麋，一角，戴肉，设武备而不为害，所以为仁也。”骆驼和象在当时也是被视为珍奇的。画面中还有一株“连理木”，古人以为祥瑞之征。

图57: 拓片 274×55厘米 中室南壁

图分两行。上行左端系凤和朱鸟，中间有二神人捣药，右端当是西王母和东王公，及其侍从。下行刻各种姿态的行龙和异兽。

图58: 拓片 93×68厘米 中室西壁

行龙异兽，腾跃交错，其间有一神人，似乎在指挥、呼唤。

图59: 拓片 108×106厘米 中室后室间横窗

左下刻居室人物；右刻行龙云气。

图60: 拓片 104×90厘米 中室北壁

室中设帐，有一人高坐床榻，系主人形象，榻前为宾客躬身谒见；榻后有仆人侍候，室外也有侍从和马。画面上部刻行龙异兽。

图61: 拓片 121×102厘米 中室东壁门北

画面以连弧纹和菱形纹饰边，中刻亭阁，有二入饮宴，几案酒浆，周围侍从；亭阁之上刻龙虎纹。在方形边饰之左，刻女娲、铺首衔环和一只水鸟。

图62: 拓片 270×56厘米 中室南壁

这是一幅场面很大的生活画面。右侧为门阙，阙下卫士持戈肃立；自右向左，楼宇栉比，内有各种人物活动，谒见者、宴客者、庖厨者、饲马者、侍从者，共计三十多人。

图63: 拓片 200×58厘米 门楣背面

这是一幅车骑出行图。前有二导骑，后有驸马轩车，随后有辎车、棚车。

图64: 拓片 272×55厘米 中室北壁

车骑出行，前有二人持檠戟前导，后有骑从四人，辎车、轺车各一辆；途中与另一轺车相遇，车上的人正在打招呼。

图65: 拓片 272×57厘米

画面漫漶不清，当是人物故事。

图66: 拓片 292×32厘米 前室南壁

画面人物分两组，拱揖拜见。

图67: 拓片 290×60厘米 中室南壁

画面分三组，左侧为一人托物引老者而行。中为比武的场面，一人执盾握剑，一人手持钩钺（一种古兵器，所谓“引来曰钩，推去曰钺”，旁有观者。左首观者手里拿着“便面”，是类似扇子的一

种用具，可能是一个有身份的人。画面右段是看杂技表演，有弄丸者、倒立滚球者、舞轮者，旁边还有伴奏者。

图68: 拓片 199×51厘米 中室门楣

画面主要表现羽人驭马。马背上装鞍，有的已骑上，有的正在跨腿。另有虎、凤等夹杂其间。

图69: 拓片 115×53厘米 前室横额

左刻虎，右刻龙，中间刻“独角兽”。

铜山县洪楼汉墓画像石

洪楼位于徐州市东，汉墓于一九五七年清理，分祠堂画像和墓室画像两个部分。祠堂画像散存于洪楼汉墓之西4.5米处，出土时画像石已散乱，位置不详。墓室有前、后两室。（附图4参见《考古通讯》1957年4期《江苏铜山东汉墓清理简报》）

图70: 拓片 长廊前壁

刻一鲤鱼。

图71: 拓片 40×45厘米 祠堂画像

此图与图81为一石，系其侧面。上刻一蹶张图。古代用“弩”，是种守营的兵器，似大弓，可射箭；弩有两种，“以手张者曰擘张，以足张者曰蹶张”。所谓“超（齐）足而射”，便是指这种蹶张。

图72: 拓片 106×25厘米 祠堂画像

车骑出行，前有导骑一，后有车三。

图73: 拓片 188×23厘米

车骑出行。

图74: 拓片 194×23厘米

车骑出行。

图75: 拓片 193×24 祠堂画像

四辆轺车从远处驶来，前有二导骑；阙前有二人躬身迎候。

图76: 拓片 210×100厘米 祠堂画像

画面下部是迎宾的场面，门前双阙，阙旁两卫士持槩戟恭立，主客揖手致意。上部两厅堂，厅中帷幕高悬，几案上陈列酒具，宾主正在交谈。

图77: 拓片 216×99厘米 祠堂画像

上格刻人物，下格刻地主庄园的一角。在这所庄园的院落里，杂技表演正在进行，主人及其家属、侍从正在观看；而另一个房间里的劳动者却在继续从事纺织生产，有的纺纱、有的络纱，有的摇纬，有的织布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当时家庭作坊的情景。

图78: 拓片 196×102厘米 祠堂画像

画面分三格，上格原石残损，拓片可辨者有虎、鹿等。中格似是记述一件事情，有一男子跪在一对

老年夫妇面前；老者身后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，男子身后有侍从和马；从两边的背景（一边是虎，一边是雁）来看，可能是送子远征，也可能是凯旋归来。下格是车骑。

图79: 拓片 祠堂上方的瓦当

瓦当一行，由屋檐相连；瓦当纹为四面均齐的云气纹。

图80: 拓片 216×66厘米 祠堂画像

画面中间刻一神人凭几坐于榻上，上罩华盖；左方有长着翅膀的仙人捧物进奉；右方有仙人骑鹿和乘鹿车飞驰，车轮是一条龙蛇作回旋状。

图81: 原石照片

即图80的另一面。刻力士七人，有持剑的、驯虎的、拔树的、背牛的、扛鼎的、抱鹿的、捧壶的，气氛很是生动。

图82: 拓片

为图81的拓片。

图83: 原石照片 188×108厘米 祠堂画像

原石残破。刻百戏图，有熊车、龟戏、鱼戏、虎戏和伎人等。

图84: 拓片

为图83的拓片。

图85: 拓片 210×110厘米 祠堂画像

刻百戏图。前有一人引导，有伎人表演和驯象者，后有鱼车、龙车等。

图86: 拓片 103×118厘米 前室后壁门南

画分两层。上层刻建筑，室内主人正在观赏舞蹈，旁有吹箫，抚琴者。下层刻马车和牛车。

图87: 拓片 103×116厘米 前室后壁门北

画分两层。上层刻建筑，室内二人对饮，后有侍者。下层刻车骑。

图88: 拓片 120×78 祠堂画像

原石上端破损。画面分三格。上格刻异兽。中格和下格分别刻男女迎宾场面。

图89: 拓片

为图88同一石的另一面。画面分四格。上格和第三格刻祥禽，第二格和下格刻宾主宴见。

铜山县苗山汉墓画像石

苗山汉墓位于徐州市东南小李村附近，一九五六年清理。墓有前室和并列的三间后室。

这是一座残墓，清理时只在淤土中发现几块釉陶片，十三枚五铢钱和一块雕花石。（参见《考古通讯》1957年4期《江苏铜山东汉墓清理简报》）